



卷六十三

書名 史記一百三十卷 慶長元和間古活字印本
 撰者 漢 司馬遷 撰，劉宋 裴駟 集解，唐 司馬貞 索隱，唐 張守節 正義
 卷 卷六十三
 內容分類 史-正史-分刻-史記
 索書號 貴重-30
 編號 B1112300

[彩色首頁1](#)
[彩色首頁2](#)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B11123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30](#)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史記一百三十卷 慶長元和間古活字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三皇本紀

補史紀
小司馬氏撰并注

小司馬氏云太史公作史記古今君臣宜應上自開闢下迄當代以為一家之首尾今闕三皇而以五帝為首者正以大戴禮有五帝德篇又帝世皆叙自黃帝已下故因以五帝本紀為首其實三皇已遷載籍罕備然君臣之始教化之先既論古史不合全闕近代皇甫謐作帝王代紀徐整作三五歷皆論三皇已來事斯亦近古之一證今並採而集之作三皇本紀

雖復淺近聊補闕云

大皞氏風姓代燧人氏繼天而王母曰

夷吾成霸 平仲稱賢 粟乃實廩
豆不掩肩 轉禍為福 危言獲全
衽孔賴左衽 史忻執鞭 成禮而去
人望存焉

管晏列傳第二

史記六十二

申不害韓非列傳第三

史記六十三

開元二十三年、勅昇老子莊子為列傳首、故申韓為此卷

申不害者京人也

索隱曰、申子名不害、按別錄云、京、今河南京縣、○正

義曰、按地志云、京縣故城、縣東南二十里、鄭之京邑也

故鄭之賤臣、學

術以干韓昭侯

索隱曰、術、即刑名法術

昭侯用為相、內

脩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

兵彊、無侵韓者

索隱曰、王劭按紀年、韓昭侯之世、兵冠屢交、異乎此言

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

術道業也、又心一、又為一、又拔一、又微一、于又求也、又犯也

侵漸進也、又勝削也、危傳、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一、公羊傳者曰、精者曰伐、穀梁者曰、人臣、故牛馬曰一、新術本壞、言室曰伐、胡天定曰、色罪

曰申子

劉向別錄曰今民間所有上下二篇中書六篇皆合二篇已備適太史公

所記也

正義曰陳孝緒七略云申子三卷也

韓非者

正義曰阮孝緒七略云韓子二十卷韓世家云王安五年非使秦九年虜

王安韓非亡

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新

日申子之書言人主當執術無刑因循以督責臣下其責深刻故號曰術商鞅所為書號

日法皆日刑名故號曰刑名法術之書而其

歸本於黃老

索隱曰劉氏云黃老之法不尚繁華清簡無為君臣自正韓非

之論詆駁浮淫法制無私而名實相稱故曰歸於黃老斯未為得其本旨今按韓子書有

歸，趣也

此亦便言也

解老首者二篇是大非為人口吃正義曰不抵亦崇黃老之學

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正義曰孫卿子

二十二卷名况趙人楚蘭陵令避漢宣帝諱改姓孫也斯自以為不如

非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索隱曰韓王

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脩明其法

制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彊兵而以求人任

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於功實之上以為

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

以為管到平凡

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正義曰介冑也今者

所養非所用索隱曰言非疾時君以祿養其臣者乃皆安祿養交之臣非勇

悍忠梗又折所用非所養索隱曰言人主臨事任用並非非常所

可盡其死力也悲庶直不容於邪枉之臣索隱曰言人主臨

日又非姦邪諂諛之觀往者得失之變正義曰韓

非見王安不用忠良令國消弱故觀往古有

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

索隱曰此皆非所著書篇名也孤憤孤直不

韓子有內外儲說篇內儲言明君執術以制

臣下利之在己故曰內也外儲言明君觀聽

臣下之言行以斷其賞罰賞罰在彼故曰外

儲蓄二事所謂明君也說林者廣說諸事其

多若林故曰說林今韓子有說林上下二篇

說難者說前人行事與己不同而詰難之故

其書有說難篇也然韓非知說之難為說難書甚具

終死於秦不能自脫說難曰索隱曰說音稅

游說之道為難故曰說難其書詞甚高故持

載之然此篇亦與韓子微異煩省小不同劉

伯莊亦申其意粗釋其凡說之難非吾知之

微文幽旨故有劉說也

有以說之難也正義曰凡說難識情理不當

人主之心恐犯逆鱗說之難

知故言非吾知之又非吾辯之難能明吾意
有以說之乃為難也亦又未為難也尚非甚難又非吾
之難也正義曰能分明吾意以說之又非吾
敢橫失能盡之難也索隱曰韓子橫失作橫
橫無失陳辭發策能盡說情此雖是難尚非
難也○正義曰橫橫孟反又非吾敢有橫失
詞理能盡說已之情此凡說之難在知所說
雖是難尚非極難也之心可以吾說當之
索隱曰劉氏云開說之
心者謂人君之心也言以人臣疎末射尊重
之意貴賤隔絕旨趣難知自非高識莫近幾
會故曰說之難也乃須審明人主之意必以
說其情故云吾說當之也○正義曰前者三

說並未為難凡說之難者正在於此言深辨
知前人意可以吾說當之聞與前人心會說
則行乃所說出於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
是難矣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索隱曰謂
中心本出欲立高名者也說臣乃陳厚利是
其見下節也既不會高情故遇卑賤必棄遠
矣劉氏云稽古義黃祖述堯舜是為名高也
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
矣索隱曰亦謂所說之君出意本規厚利而
說臣乃陳名高之節則是說者無心遠於
我之事情必不收用也故劉氏云若秦孝公
志於彊國而商鞅說以帝王故怒而不用也

所說實為厚利而顯為名高者也

索隱曰韓子實字作

陰顯者陽也謂其君實為厚利而詐作欲為名高之節也○正義曰前人必欲厚利詐慕

名高則陽收其身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

而實疏之若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

棄其身

索隱曰謂若下文云鄭武公陰欲伐

遭顯戮也○正義曰前人好利厚詐慕名高

說之以厚利則陰用說者之言而顯不收其

身說士不此之不可不知也夫事以密成語

移之

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其所匿之

事正義曰事多相類論言或說其相類如是

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善議以推

其惡者則身危

正義曰人主有過失之端緒

惡則

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正義曰渥霑濡

滿周至之恩澤而說事當理事行有功君不以為恩德故德亡說行而有功

則德亡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

索隱曰謂人臣事上其道未合至周之恩未

德亦亡亡無也韓子作見忘然見忘勝於德

危是恩意未深、輒評時政、不為所信、更致嫌疑、若下文所云、隣父人以墻壞有盜、却為見疑、即其類也。○正義曰、說事不行、或行有敗壞、則必致危殆、若此者、身危也。夫貴

人得計而欲自以為功、說者與知焉、則身危

正義曰、與音預、人主先得其計、已彼顯有所功、說者知前發其蹤跡、身必危亡。彼顯有所

出事、迺自以為也、故說者與知焉、則身危。索

隱曰、謂人主明有所出事、乃自以為功、而說者與知是、則以為間、故身危。○正義曰、人主明

所出事、乃以有所營為、說者預知其計、而說者身亡危。彊之以其所必

不為。索隱曰、劉氏云、若項羽必欲衣錦東歸、而說者彊述關中、違旨忤情、自招誅滅。

也。○正義曰、彊其兩反、人主必止之、以其所不欲、有為而說者、彊令為之。止之以其所

不能已者、身危。索隱曰、劉氏云、若漢景帝決

之、竟不從其言、後遂下獄也。○正義曰、故曰

人主已營為而說者、彊止之者、身危。故曰

與之論大人、則以為間已。正義曰、間音紀、覓

以為竊已之事情。與之論細人、則以為鬻權

乃為刺譏、間之。索隱曰、韓子鬻權作賣重、謂薦彼細微之人

言堪大用、則疑其挾詐而賣我之權。○正義曰、鬻音育、劉伯莊云、論其所愛、則以為借

資。正義曰、說人主愛行人、論其所憎、則以為

嘗已正義曰論說人主所憎惡徑省其辭則

不知而屈之索隱曰謂人主意在文華而說者但徑捷省略其辭則以說者

為無知而見屈辱也○正義曰省山景反汎濫博文則多而久之

索隱曰謂人主志在簡要而說者務於浮辭汎濫博涉文華則君上嫌其多迂誕文而無

當○正義曰汎濫浮辭也傳文廣言句也言浮說廣陳必多詞理時乃永久人主疲倦

順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正義曰懦音乃亂反說者陳言

順人主之意則或怯懦而不盡事情也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

倨侮正義曰草野猶鄙陋也廣陳言此說之詞多有鄙陋乃成倨傲侮慢

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

敬而滅其所醜索隱曰所說謂所說之主也言飾其所藏者說士當知人

主之所敬而時以文飾之滅其所醜謂人主有所避諱而醜之遊說者當滅其事端而不

言彼自知其計則無以其失窮之正義曰前

失誤說士無以失誤窮極之乃為說上也自勇其斷則無以其敵

怒之索隱曰謂人主自勇其斷說士無以已意而攻間之是以卑下之謀自敵於上

以致罷怒也○正義曰斷音端亂反劉伯莊云貴人斷甲為是說者以乙破之乙之理難

同恣以下敵上也自多其力則無以其難槩之索隱曰槩

抄和去声

敬

猶格也。劉氏云：秦昭王欲攻趙，白起苦說其難，遂已之心，拒格君上，故致杜郵之慘。○正義槩：規異事與同計，譽異人與同行者，則以飾之無傷也。正義曰：劉伯莊云：貴人與甲同計，與乙同行者，說士陳言無傷甲也。有與同失者，則明飾其無失也。索隱曰：按上文言人主規事，譽人與人同計同行，今說者之詞不得傷於同計同行之人，仍可文飾其類也。又若人主與同失者而說者則可明飾其無失也。○正義曰：人主與甲同失，說者文飾甲大忠無所拂辭。索隱曰：拂音佛。大忠之無失，則且退止待君之悅而悟言無所擊排。又幾諫之，不拂悟於君也。

索隱曰：謂大忠說諫之詞，本欲歸於安人興化，亦無別有所擊射排擯。按韓子作擊摩，廼後申其辯知焉。此所以親近不疑。正義曰：為拂忤，古字假借耳。拂違也。忤逆也。言大忠之事，擻安民興化，事在匡弼，君初亦不擊排。乃後周澤霑濡，君臣道合，乃敢辯智說知盡焉。此所以親近而不見疑，是知盡之難也。知盡之難也。徐廣曰：知一作得。難一作辭。○索隱曰：謂人臣盡知事上之道，難也。韓子作得盡之辭，正義曰：言說士知談說之難也。為能盡此談說之道，得當人主之心。君臣相合，乃是知得。曠曰：彌久而周澤既渥。索隱曰：謂君臣道合，曠曰：已久。誠著於君也。君之渥澤周浹於臣，魚水相須，鹽梅相和也。深計而

不疑交爭而不罪、迺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正義正

曰、夫知盡之難、則君臣道合、故得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深計而君不疑、與君交爭而不罪、而得明計國之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任爵祿於身、以此君臣相執持、此說之成也。

伊尹為庖正義曰、殷本紀云、乃為有莘氏勝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王道是也。

百里奚為虜正義曰、晉世家云、虢滅虞、公及大夫百里以媵秦穆姬也。

皆所由于其上也、故此二子者皆聖人也、猶

不能無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汙也。正義曰、汙青烏故反。

庖、虜、則非能仕之所設也、索隱曰、韓子作宋是汙、則非能仕之所設也、能士之所恥也。

有富人、天雨墻壞、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鄰

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知其

子而疑鄰人之父。正義曰、其子隣父、說皆當矣、而切見疑、非處知則難

乎、昔者鄭武公欲伐胡、正義曰、世本云、胡歸姓也、括地志云、胡城

在豫州郢城縣界。迺以其子妻之、因問羣臣曰、吾欲

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伐、迺戮關其

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

之以鄭為親已而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此
二說者其知皆當矣止義曰當然而甚者為
戮薄者見疑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矣昔者
彌子瑕見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
罪至刑既而彌子之母病人聞往夜告之彌
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為
母之故而犯刑罪與君游果園彌子食桃而
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念我

餘桃一本作桃

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
駕吾車又嘗食我以其餘桃故彌子之行未
變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至變
也故有愛於主則知當而加親見憎於主則
罪當而加疏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
主而後說之矣夫龍之為蟲也正義曰龍虫類也故言龍
之為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
人有嬰之則心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

不許複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變又加也又觸也

之

能無嬰人主及逆鱗則幾矣

索隱曰幾庶也謂庶幾於善諫

說○正義曰說者能不

犯人主逆鱗則庶幾矣人或傳其書至秦秦

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廼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

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

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韓

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之非

已死矣

戰國策曰秦王封姚賈千戶以為上卿韓非短之曰賈梁監門子盜於梁

臣於趙而逐取世監門子梁大盜趙逐臣與同社稷之計非所以勵群臣也王召賈問之賈荅云云廼誅韓非也申子韓子皆著書傳于後世學

者多有余獨悲韓子為說難而不能自脫耳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

礪又刻也

為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
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自勉勵之意也施之於名
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礪胡
反用法慘急而鞠礪深刻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
深遠矣

索隱述贊曰

伯陽立教 清淨無為 道尊東魯
述竄西垂 莊蒙栩栩 申害卑卑

刑名有術 說難極知 悲彼周防
終亡李斯

申不害韓非列傳第三

史記六十三